

司馬文正公集



10145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

平陽徐

昆山人

六律圖

涂水喬人

漢三書奇

章奏二

獲澤張

鈇心鑄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

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一

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譌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固為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

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宴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

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

瞽也今陛下所以奉祀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
意早定大議則曷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
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
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
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
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
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闕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
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
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三

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
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
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
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
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
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
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
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
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

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四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

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
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
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
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
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
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
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
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
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五

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
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
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
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
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
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
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抉耳而聽以須明詔之
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

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避禍
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域固不容髮日失一日貴
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慮也臣聞六月六日皆目
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難容其意臣之愚從
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憂懼竊恐其意不能
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聖明察其愚衷特
賜詳擇臣前日所奏今狀內事理稍重者行者乞決
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則臣之建言之
罪不敢辭也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六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會上言乞擇宗室賢者
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至今未聞
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
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
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心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
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
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

詩曰遠之未遠是猶大猷凡國家一舉一動皆於樂因循而後

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
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乃
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
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
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
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
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
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
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
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
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
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
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
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
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扁鐻擇人而守之况
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
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

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己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

不深乎况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曷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畧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

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嘉祐二年上

竊以爲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判并州軍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爲夏虜所侵臣委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爲日已久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鬥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春種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章奏

九

獲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爲臣言州城之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堠之人亦曾申經畧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畧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浪爽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

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爲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爲國家固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爲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卽牒麟州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諭約束莫非丁寧蓋欲乘閒急修故不暇取旨俟報但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集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屈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齎酒食不爲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成此乃諸將恃薄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過况自元昊納款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屈野河西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北明知今日之敗在於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龐籍爲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然不

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爲伏
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爲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不顧
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典刑雖蹈鼎鑊
亦無所恨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
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
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籍
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十一

修武戡夏夷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
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
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
况臣在并州日受經畧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
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
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
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爲朝廷之憂下爲龐籍之累若復苟
求自脫不卽大誅是臣以蠶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
益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

賜誅讒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爲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乎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十一

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饒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號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壘宗族俱

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
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
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
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
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
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開吏事
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
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
灑掃先塋或上件處無所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三

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
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
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
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
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尚書省開慢司局有闕
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七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勅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乖進猶懼不稱况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忤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

位臣雖愚戇粗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展瞻望清光
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疎淺顧以鴛下
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之
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
輸悃悞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
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
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答天聰不敢避煩黷
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
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五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
便令受勅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采納
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
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
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
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
避免煩免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沉

簡牘苟策勵疲驚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卽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自惟忤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疏到心所瞻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六

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多回警諭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勅

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使受勅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况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局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卽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

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曷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己雖加重誅所不敢逃况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耻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

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勅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者臣腰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如螻蟻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六

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于四五剝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佗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于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

便臣獲福愚不虞之罪不容於菹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
朝廷乏於賢材知臣之比高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
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釋八州有司修起九於十不敢
祇西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

平陽徐

昆后山

淶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三

漢澤張

銚心鑄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一

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迺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涵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

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詎聞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勅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

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二

心陳國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茲不能馭倂不能移此人君之武

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三

居注曰侍黼屨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曰懈爲惡者曰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水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

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

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送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四

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益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

未久聲聞四達其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以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以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者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其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其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其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明於禮其其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其馬方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五

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其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其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而欺之誅其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其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其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言揀兵上殿劄子

得旨送密院
戒備兵臣啓

臨川朝廷近降指揮揀兵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

與生兵之言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

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往者不
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
美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
費而又平居宴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

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

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蟻水
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

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

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六

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
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
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
神策軍崇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
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
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
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
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
敵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

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
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
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
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羗胡之豎子
智高蠻獠之微種廼敢倔強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
之士卒或望塵奔走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四夷笑由
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
分增其糧賜是以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
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違去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七

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
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
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
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
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不心悅誠服其未揀及外軍
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軍中軍臣僚須是一一
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
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
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

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
審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
行并取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

論赦及疎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

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怙惡自終則殺之
若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馮異漢病篤光武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符亦曰今日
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人昌而善人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

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于

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

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

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猶

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致無一

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

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勅使愚赦之民憤邑惴恐凶

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

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爲
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
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
至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
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
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
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
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
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九

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皆
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措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
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勵來
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撰著
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恠妄專用人事指明六
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
畧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

薦劉廕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濶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真明到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廕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畧加甄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十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廼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給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

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蠢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漁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十一

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旣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

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
蓄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
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日
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
闕若舉主數同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

謂若俱有三人舉
主則取第三狀日

月在前者

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

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
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
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五

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
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
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
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
曰外舉主亦不坐卽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
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卽敦
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卽乞朝廷臨時
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
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

至奉入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
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
講解瑣詳者爲通雖下失本意而講解疎畧者爲粗餘並
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
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析二通
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
論分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
若合格人少卽並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卽減去通少者委
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章奏

三

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
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
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
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
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
絕謂爲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
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

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

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多彼置非有何所殊况
蔡州封部調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頽壁之車
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
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
賢之罪使叔詹仍舊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
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
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詹資性庸下
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秦冒人盡知之使之
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
使親民庶幾黜明白無損政體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四

澠澤張 鉉心鐫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
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
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
涉歷累旬廼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
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一

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
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
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
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
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
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慙陋狂瞽觸冒
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
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

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二

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

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

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壘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

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

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水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四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佗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

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曰省而月視歛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
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
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
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
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
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
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五

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
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
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
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
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

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
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
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
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
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
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
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
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
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
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
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
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
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
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

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
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
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
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
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
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
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
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
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

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
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
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
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
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蹠盤又類辟且病痲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
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
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佗奇巧也在察其
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

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八

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

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

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

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物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

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十

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官佛寺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轍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

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
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
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
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
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
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
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
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
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
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
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
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
八月八日上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

明黜陟明則職業修職業修則萬事理此古人致治之要

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
二一者任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
月敘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
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爲陛下慮之竊
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
任能爵以疇也等功今官爵渾殺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
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
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
謹具條列如左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三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
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
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
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
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卽於次等之中
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卽今人數爲定員
自今有關卽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畧錢穀刑獄文辭各

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爲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論仍居舊任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治有大小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爲一等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三

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卽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闕卽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爲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

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
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
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己贓曾經敘理得差遣或
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
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
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施行制策劄子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章奏

十四

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
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
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
計其間甚有可採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
左右數加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
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
言之士非以飾虛名廼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
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
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

流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章奏

五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章奏五

濩澤張 鉞心鐫

諭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晦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糶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糶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一

者也取進止

乞免北使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十三日

臣竊知已降勅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緣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記憶或有觸犯兼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必生疾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在於愚臣實爲至幸

第二狀

尋改差人

臣先曾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以專對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章奏

二

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耐寒兼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曾經接伴之人充國信使所貴臨事不至闕誤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胥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飲細民况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

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柰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三

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况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

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褻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四

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

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
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
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人人帳委宿衛當上之
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
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鑰進
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
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叅驗
覈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
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五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會上言乞陛下早定
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
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
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
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
醢伏望陛下取臣臯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
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
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卽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神地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况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人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荒政上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羣輩相聚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鬪相殺傷者

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爲憂蓋錄所司
權之大急故抵冒爲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
者朝廷畧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
凍餒瀆於溝壑柰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爲民父母之
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論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
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劫之誅廢告捕私鹽
之賞旌討擒彊暴之功棄聚斂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
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竅策之得者也取進止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嘉祐六年九月
二十三日上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衷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
不承奄辭聖世垂沒之際猶上章奏經紳之論不墮情
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孤遺頗衆歸葬
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衷行
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備信建三州
差人防黃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
也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
八日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

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
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
舊制或有進上殿角板障門以東則制公坐於上左右侍
臣下德音及羣臣數奏之語以東則制公坐於上左右侍
若致漏泄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公坐於上左右侍
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外侍立
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侍立
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毡所讀進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收之即燕轍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回毡所
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其
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回為第
三等毡為第四等詳定官以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
不當朝廷更為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為不入第臣
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
靡記誦雜博為賢毡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
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

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輒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輒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輒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環州事宜狀

嘉祐六年
六月初一日上

臣竊知環州熟戶蕃部屯聚攻劫殺傷民兵雖犬羊之衆人面獸心緩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繇將吏恩不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九

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順服王化則侵苦不安衆驚鴟張則富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繇此也夫以屬國小胡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繇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卽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吏有方畧者使之鎮遏分別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黨悖邊者討而誅之使永久懾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

重自知不爲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內結諸夷黨與益衆
氣讎益大乃爲朝廷肝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

論蘓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蘓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
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
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
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爲朝廷
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故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月十四日上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十一

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虛稱西夏黠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鄰
路索兵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省皆無
事實方平身爲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爲衆所瞻依今
乃怯懦輕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場有警急使方平當之
豈不敗事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圖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罪嚴加譴謫更擇明智沉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

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論張方平第二狀

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觀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戇深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章奏

七

所未達議者或以爲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爲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爲備也臣竊以爲不然所謂爲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堠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鷲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墻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僞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內驚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

典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
責其爲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
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爲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
方平所爲也

論張方平第三狀

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
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拔諒祚年齒寔長猖
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厭董氈凶悍狡獪超其父兄朝
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對與契丹結婚姻相表裏此朝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章奏

三

廷所當肝食而憂也秦州居二敵之交爲陝西四路之首
軍馬民夷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
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爲國家危之况方平其佗材識素無
所長止以文辭致位如此姦儉貪猥士論共知今不可使
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
失一方臣竊以爲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爲細而忽之
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沉勇曉兵之人以代其任
不然必待有烽燧之警然後易之則寇已深矣

